

把呼伦贝尔装进行囊

——包国军诗歌品读

●韩双岭

他的诗像蒙古长调，悠远苍凉；他的诗里总是少不了酒，让人微醺；他的诗读来读去只有四个字：呼伦贝尔。

那片草原
在父亲的故事里
烈马嘶鸣
一朵云，到另一朵云
马匹的走姿
怎能被一瓶酒灌醉
——《父亲的草原》

这首诗刊于2023年第13期《诗刊》，浓浓的草原情怀如飘香的奶酒，让人未饮先醉。作者包国军，一位从呼伦贝尔走出来的蒙古族诗人，近年来又回归大草原。

我和诗人一北一南，素未谋面，但结缘文学，神交已久。早在1990年代，包国军就和家乡文友们高擎文学之旗。多年来诗人客居他乡，但诗心不泯，乡情不改，以诗言心，以诗传情，让人动容。

读包国军的诗，如一阵春风，带着一缕缕的花香，又如欣赏草原上雨过天晴，苍穹那一抹蓝，更像兴安岭早春一股清泉，杜鹃花临水梳妆，晶莹的溪水如曼妙琴音在山间流淌，浓浓的花香，伴着淡淡的乡愁。

父亲，你喝醉的样子让人心疼
我知道你为何而醉
是咱家的窗外没有风吹草低
城里的天空没有牧歌悠扬
——《父亲草原和酒》

在诗中，父亲喝的不是酒，是那浓浓的乡愁。没有华丽的语言，只有一缕呼伦贝尔草原的花香，隔屏溢出。我醉在诗人包国军所营造的情感意境里。他的诗，馨香之余，带着一缕缕乡愁，让我欲罢不能。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呼伦贝尔人，我对这片土地是有感情的。不离开这个地方，你还感受不到爱这里的一草一木，爱这里美食，爱这里的花香。离开呼伦贝尔这片土地，人在他乡，不经意间听到一首草原歌曲，都能让我伤情落泪。曾经生活在呼伦贝尔的诗人包国军，思乡之情渗入诗行。这也是他的诗歌魅力所在。

父亲的远方
我们思念的地方
从离开家乡那天起
我们就走在回家的路上
——《父亲的远方》

诗人虽离开故乡多年，但心还在呼伦贝尔草原，这片草原能让他得到放松快乐，这就是故乡。他从离家那天起，心一直在回到这片草原的路上。包国军的诗之所以感人，正是因为诗人对故乡浓烈的感情，这份感情，也许只有经历了漂泊的人才可能体会。

不敢遗忘
悠扬的牧歌飞翔的马蹄
父亲教我的母语
还在那条大河边浅吟低唱
——《多想在风吹草低的日子醉一场》

这首诗，让我想起席慕容的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。包国军用诗歌的方式赞美故乡呼伦贝尔，以唯美的语言，写故乡的草原。那片草原，是在外的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。乡愁如酒，愿这一份乡愁，请国军醇藏，回到故乡我与君打开共饮，醉了你我，醉了草原的月亮。

作者简介：

韩双岭，回族，呼伦贝尔作协会员。诗歌作品见于《诗选刊》《骏马》《绿风》等期刊。诗观：用余生写诗，留下一本诗集记录我的尘世悲喜。



书法《美美与共 和而不同》(138X69cm)

曾宁书

寒炉美酒雪中情

●涂启智

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月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”这首相传为李白所作的《立冬》诗，与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写法意境颇为相似。立冬代表冬季来临，南飞鸿雁渐行渐远，融入若有若无的水墨画。秋收转为冬藏，万物顺应时令气候，开始休养生息。

冬天是雪的主场，雪是冬天的精灵，它在天地间无尽的诗意与浪漫。假如无雪，寒冬势必缺少了许多生机和意趣。每当冬季拉开序幕，我就期盼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从天而降。

童年，每逢下雪，我们一帮小伙伴就在雪地里疯玩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上山寻野兔；青春躁动岁月，面向飘飘白雪，油然而生奇妙幻想或是多情幻想。

人到中年以后，不免向往雪中饮酒之洒脱与温馨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温上一壶新酿的酒，在即将落雪日子，或是雪花飘零之际，与三五知己好友举杯共饮，身心俱暖，忘却今夕何夕。

童年和少年时期，我最讨厌过冬。夏天到来，别人减一件，我也减一件；寒冷的冬天，别人加一件，我却难有厚衣服增添。写到这里，不禁想起那些年为我雪中送炭的同学至交。我上师范时，冬天冷得不行，刘伟将他一件厚实而又好看的棉袄借给我穿。进修电大时，初中同学陈耀勇将他的皮大衣借我穿了一冬。电大毕业之前的那个冬天，李晓君将他的呢子大衣送给我。同学情，胜似兄弟情，至纯至真，叫人终生难忘。

如今，我早已摆脱无衣可穿的窘迫。只是，长期在南方生活，厚厚的冬衣根本派不上用场。南方的冬天也不会下雪。雪，只在记忆的天空缤纷飘落。